

曲沃縣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

舊志錄詩厯數十章其他各體文字都不載已而稍補綴詩如故不少損益於國朝復增入數十篇其他各體又不載將以古今之立言者之盡記乎抑以記遂盡古今之立言者耶予蒐羅散失得方正學薛文清王漢陂及所謂無名氏者為賦為贊不一種竊嘆文字小道其顯晦亦若有數存焉而無名氏者讀之高古簡澹使人有古人今人之疑則益嘆世之

曲沃縣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沾沾自喜爭聲聞於文苑詩壇之間者亦何其多也
志藝文

賦

白石樓賦

明 王九思 陝西

紫金自西蜿蜒而來今吾不知其幾千里夫何既斷而復連兮停蓄於此眺巖巒之晴旭兮白石齒齒維謫仙之苗裔兮字曰仲南挾鬼神之秘靈兮發竒勝於幽潛乃因物而著形兮錫佳名於詩髯仲曰塵囂全以擾擾兮余其何堪維茲山之間美兮庶永棲而窮探命公翰



予爲陟岑構兮崔巍隣白雲兮古洞瞻幽岑兮翠微
山之巔兮瀑布懸雙溪匯兮樓之墀慨巢父之遐躅兮
飲牛之灘釣臺歸以屹兮憶尙父之垂竿濯我纓兮有
磯石可坐而憇兮觀瀾桃灼灼兮如霞誰避秦兮山之
阿仙人降兮何年山有石兮嗟峨峰崒嶭兮雲臥跨西
溪兮石梁之作石梁之作兮是曰利津雲冉冉而忽變
兮油然作霖維霖雨之濇濇兮白石之陰望美人而不
見兮實勞我心吁嗟呼樓中人兮衣芰荷沆瀣爲漿兮
飯胡麻駕風霆兮虹霓爲車左王喬兮右挾浮丘弄秋
之樓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二

詩

汾陰行

唐李嶠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宮宿寢
設儲供撞鐘鳴鼓樹羽旂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
服九戎栢梁賦詩高晏罷詔書發駕幸河東河東太守
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夾道列容衛三河縱觀

空里間迴旌駐蹕降靈塲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發色
正焜煌靈祇煒熠攄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
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遊木蘭爲檝桂爲舟棹歌微吟
綵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羣后家家復除
戶牛酒聲明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
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扇長寂寞鼎湖龍髯
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
今何在壇塲宮館盡蒿蓬路逢故老長嘆息世事回環
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
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
秋雁飛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三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唐

岑參

西原驛路挂城頭客散紅亭雨未收君去試看汾水上
白雲猶似漢時秋

河南鄭少尹城南亭送鄭判官還河東

唐

皇甫冉

使臣懷餞席亞尹有前溪客是仙舟裏塗從御苑西泉
聲喧暗竹草色引長堤故絳青山在新田綠樹齊天秋

聞別鶴關曉候鳴鷄應嘆沉冥者年年津路迷

曲沃道中

明薛瑄 河津

四圍山抱一川平故絳猶傳舊日名汾隰漲消秋色淡
虎祁宮老夕陽明歌傳鳥鳥空遺恨詩賦椒聊漫有情
往事無端何足問且聽父老說秋成

寄題白石樓

明康海 武功

我聞白石樓乃在大行下丹機凌紫霄朱甍接岩罅盤
鬱橫汾曲崔嵬紫金屨夕烟蕩洞瀟朝暉輝簷庠兩溪
互縈帶千峯隨晦冥屏障萬翠列花柳四時明平生喜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四

遊眺詎可如孫登春中過函谷遂有渤海行徒懷南莊
老安能愜初盟人事苦迫促三日滯虞鄉雖有泛舟趣
却無曾點狂回想王官谷新詩滿素墻不識蕩溪姓徒
羨詩思長何當與握手於時共徜徉同遊誦其名知是
南莊子故家有若人私爲南莊喜遨遊翰墨場倏而踰
四紀不謂英妙姿尙在秦晉里便擬此登樓醉汝賢喬
梓三嘆發朝邑彌月興猶起感君寄書至展轉愛君才
欲見不可得空望白雲隈吾有雙黃鵠飛飛自天來因
逢王子晉借之遊蓬萊一去竟千載寥寥不可回回時

坐鶴背挈子臨高臺先過崑崙頂後瞰弱水涓徐訪紫
華君持其雙玉芝吾意竟不歇君心尙弗改寄君白石
吟殷勤爲予待

申生怨

明 李東陽 茶陵

十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兒罪誠有名兒
心有如地地墳自中傷兒生不如犬犬得死君傍天地
豈不廣日月豈不光悲哉復何言一死以自明

下宮行

何仲默 信陽

下宮兵來圍朔妻置兒袴中兒不啼一索不得當再索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五

孤兒那可活嗟杵臼爾爲朔客我爲友立孤誠難死何
有嗟程嬰女當徐死難當事爾疆爲難我爲易千金詐
賣趙氏子真孤乃存杵臼死復趙社嬰刎頭報死者

謁黃帝廟

明 祝 顥 長洲

鼎湖龍去杳難攀誰構遺宮絳沃間帝德應知無不覆
人間隨處傍喬山

又

明 楊一清 巴陵

綽楔重開此廟門龍光真見鼎湖存安居粒食年年是
須信秋毫盡帝恩

自平陽趨蒙城

明 張佳循 蜀人

首冬邁川塗，跋茲平水路。霍雲遙迴盤，汾流莽奔注。濛
汎沉曦陽，僕夫阻昏暮。駛轍遵蒙城，攬衣侵霜露。礎杵
環郵軒，解裘貫村酤。四壁依蘭缸，孤唵托情愫。噉噉西
來音，無乃冥鴻度。歷亂江上懷，北風吹庭樹。

同陰太峯給諫飲衛部孫廷尉齋中

白循謙 陽城

清標依衛玠，幽句得陰鏗。及爾同樽酒，相將把菊英。風
塵淹客旅，桑梓聚平生。今夜星辰上，還應紫氣橫。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六

送衛部孫侍郎歸里

懶慢行藏鮑叔知，長安殊媿再來時。難逢漢帝恩偏重，
自識馮唐力易衰。龍劍雙題當世目，鱸魚一動故園思。
冬君暫去還應早，豈向春風怨別離。

景明詩

張 鈗 大名

山骨紫金稜，泉聲白玉澗。峭拔隘中條，孤幽秘九畹。春
事尚刁搔，捉臂何繾綣。塵胷歷嘉辰，登臨愜夙願。翳然
林木間，桃花未許褪。振衣凌虛崖，佛光若不遠。徙倚出
高松羣，峯自來獻薄。霧蕩風弦灑，落寒蛟噴蒼冷滴。衣

裾萬籟歸方寸臥石倒烏冠興劇不爲勸仰視叫青旻
魚鳥窺之遯黃埃十日心聊此蘓委頓疑向武陵來曾
進漁人飯

題景明

明趙彥復 雍丘

折徑春縈蔓綠平林晚映沙明月出高低樹杪風迴遠
近濤聲

曲磴肥陰靄靄方塘細瀑徐徐發石雲披芳杜疏泉香
落芙蓉渠

舊峭嵌藏佛窟蘓臯溜貯靈湫不識橋邊黃石也擬人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七

世丹丘

老檜虬蟠水面飛湍珠湧山腰漱石頻移蠟屐尋溪時
命蘭船

且步且跌且臥如弦如綺如烟曾是會心濠上笑渠空
画朝川

寄贈曲沃李伯子仙枝

石申 灤州

灤河走馬時英氣向人逼如何廿載餘未侍君王側回
首憶當年故人南與北思之不得見鬱結滿胸肋聞說
滄桑更寸衷愈惻惻知君非等閒遭際應奇特數問南

來人君猶餽下國會從烈焰中煉就黃金色周鼎與商
燹價堪值萬億茂先不復作塵土許誰拭寄語須珍重
寶光豈終抑

送衛部孫少司馬歸里

魏象樞 蔚州

掉頭司馬中條去正值桑乾柳絮飛自古山林能佚老
從今鹿豕共忘機刀圭同學何由得書札封題亦庶幾
為語鄉關諸父老退耕我亦解朝衣

送少師衛公請假還曲沃

陳廷敬 澤州

黃扉十載握經綸勅斷來章請急頻 詔祿還同三省

曲沃縣志 藝文 卷之五

八

厚賜金特為二疏貧舍人圖史歸裝舊驛路雲山入夢
新 先帝老臣今澤渥祝公眠食慰斯民

送少師衛公致仕還曲沃

閣道雲山仗外峯朝回請急未從容再來父老看司馬
此去乾坤有臥龍夢繞細旃聞夜雨春回長樂遠踈鐘
知公未穩江湖興民隱還須達九重

贈賈中丞

尚書竒偉姿騰踔萬夫上徒步霄漢間談笑躡卿相風
雲入高懷睂宇展清曠自余韶穉年轟雷激犇放穎學

慕執鞭拘牽屢惆悵當公撫豫還余獲拜天仗相謀
戟下退朝覺神王 聖皇念才臣秦關迫亭障 詔曰
汝往哉厥績今孰讓石經魯壁餘散缺亂穢續七篇
燬書炳如日星亮是時邊陲靜舉事愜人望棧道
紉雲連行旅色沮喪下臨不測江中有魚腹葬火
攻出上策慘淡勞意匠此時又用兵通行得無恙
餘威鎮絕域猛氣快所向今之新將軍公之舊門
將廉頗尚善飯審琦加酒量城西獨樂園紅亭枕
清漾疆健賜林泉念時增惻愴同之喬山鄉風義
不可忘公言此宅舍身外卽冗他日尊酒間從容
或細訪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九

曲沃道中四首

劉 棨

諸城

千山屏障開一川桑柘綠何處飯牛歌野父驅黃犢
一灣碧玉泉十里蒼雲塢來時楊柳煙都作桃花雨
瀑布挂珠簾飛灑下千尺不見昔游人只見寒山色
洞口滿春雲掬泉漱瓊齒齒清心亦清人影空明裏
衛枚吉職方索畫歸去來圖 王 岱 湘潭

高風欲擬陶遂動歸來賦雖無折腰苦頗戀松菊趣

家有平原莊木石多奇異不比三徑荒北窻有佳致
羽書方未靖投閒豈容易異時棋墅中一笑還捉鼻

憩驛橋洞樹陰適然成咏

陶自悅

武進

行人樹根坐清風樹邊多輕雲樹杪過好鳥樹間歌行
人起還去鳥歌空若何

過曲沃寄潘就亭同門

旌掉下建溪回望迷垌林奔湍駭飛練迅颿軼輕禽眷
懷同門友曠絕形與音去日倏荏苒陳跡判曩今如繡
錯分壤斷金利同心遵塗子躑躅歷嶮我沉吟願言長
肩墮胡爲嗟媿淫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十

題白集橋

河陽花事屬檀奴添得山梁入縣圖莫問千年陵谷變
峴山碑記到今無

水車成示諸父老

潘錦

崇安

千畝誰收粟萬鍾水車今已似吳儂但期力作家皆足
敢望風淳戶可封放鴨邨童勞問訊驅牛隣父喜過從
預知多稼連雲起莫忘鄉租及早供

九日前一日過席家園子

一馬雙僮出近郊且從講舍覓窮交書生本自能遺世
俗吏何妨作解嘲入眼黃花遮客座舉頭紅樹失山坳
時和恰近重陽節更擬登臨望二嶠

節烈祠

鬚眉巾幗氣千尋九死真堪愧士林治道本來崇節義
民風從此別貞淫禮宗事往人還在女史書成泪不禁

時方編列女傳

他日祠前重下拜莫忘椒酒酬碑陰

趙莊

卽程嬰藏真孤處

欲問藏孤處汾河繞趙莊千秋祠宇在太息熱中腸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士

白塚

長平坑趙卒功成身亦死應侯早見幾避位歸田里

姜女手跡

築城守邊塞城竟國遂亡不如孟姜女遺跡澮河傍

尉村

太尉入北軍產祿遂授首至今湯沐邑千載傳不朽

河上村

文帝尙清淨師事河上公漢祚終四百令名垂無窮

白石樓

巍巍白石樓昔人棲隱處洞門常不關山雲自來去
過荀息故里

奪嫡由來亂本成藐孤遺命早分明可憐一死酬三怨
但把愚忠教後生

謁恭世子祠

檜栢千尋世子祠瓣香瞻拜有餘悲女戎自古能傾國
不獨優歌是禍基

送賈蓼亭

匹馬重來訪故鄉千金遺業總銷亡尚書舊日多賓客

曲沃縣志

卷之二

藝文

三

誰似馮生話孟嘗

恤患分災事已非弱年當戶泪沾衣傷心却過中丞墓
華表依然在翠微

哀平陽

昔客曲沃

鄒俞儀

武進

參旗夜隕聲如雷大地震動鰲足摧須臾千里乏寧土
平陽禍劇尤可哀烏尾撼城屋城中鬼夜哭滄海何曾
變作田高陵俄頃已成谷祝融烈焰光燭天一時玉石
俱成烟十萬生民同日死生者焦爛亦不延積屍如山
血如水東流齊入汾河裏羽檄還催急濬河夫役聞

悲風起骨肉不知死與生
生離死別只吞聲
渠成圖取利萬世地脉一動多震驚
誰言氣數適相轉九閻覆載同高厚
寄語監門速繪圖立罷河工思補救

鹽車行

隘口道中

清曉出隘口夾道鹽車驅中有駿馬跼轅下
仰首一鳴天風悲星房龍種世希有雲身血汗生
不偶從來世俗皮相多牛卑何堪屈龍友
憶昔有驥上太行伯樂一顧身超驤只今伯樂是誰者
豆棧羈縻憐復傷淮陰不與舞陽伍
况乃絳灌安足數才大小用奚啻悲駢四儷六軫効駕亦擅塲千金買骨悔勿早

除夕潘明府官舍守歲

黯淡孤檠照索居漏籤已報二更餘
自悲少壯頻今夕倍念桑榆又歲除
相傍安仁初作令傳聞潘母昔乘輿
遠遊縱值栽花地誰捧椒觴慰倚閭

遊景明山園依壁上韻

潘廷偉

崇安

日涉已成趣古人誰復同
忽攜雙屐去剛值亂流通
洞關維摩室襟披宋玉風
何時煩妙筆別寫地圖雄

其二

看山原有約暮暮復朝朝倚樹雲生履尋碑草沒腰紅樓迷晚照綠水榜輕船却怪來遊者居然意氣驕

過曲沃有感

蔣金式 武進

怒飈翻太行積素冠層麓中有鳴琴人簿暇嘗抱獨蕭灑試游刃訟庭清且肅含毫吼百靈風霆閃馳逐昔我來西土停鞭悵頻顛坤軸烈巨鰲黯慘千家哭聞公大卷舒整頓一何速持杯傾夙籌更闌頻剪燭

古意

潘廷揚 崇安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古

駐馬亭城西是向河東路却望中條山蒼蒼滿烟樹桑麻被四野云是虎祁宮他時懷古心此日將母同男兒賈江湖如山儲金帛不見空閨人紅顏易拋擲市人日中集於利爭纖毫如何賈膠侯千金等鴻毛

紫金山讀書處

明 仇敬

迴合青峯似掌舒月明天際映芙蓉懸將錦幕三千丈持贈高人結半廬

白石樓新成

明 李 鎰

偶看飛瀑興悠哉百尺新從亂石開占盡嶙峋留畫本

吸殘沆瀣作窮煤埽除不厭元龍過結構能招白鶴來
丘壑胸中原自有樓居何敢擬蓬萊

白雲洞

白雲下西巖倒掛洞門樹洞裏有仙人白雲飛不去

釣臺石

青天流片月下照釣臺寒我是任公侶曾投滄海竿

飲牛灘

石徑淨蒼苔灘聲暮轉哀無人洗耳去可自飲牛來

濯纓磯

磯倚碧溪灣溪清抱淺霜原無塵可濯但愛咏滄浪

石橋

山梁跨玉虹時有仙人過西日照寒流映見蒼龍臥

觀瀑遂至白石樓

明 仇時古

不道匡廬勝偏從此地看奔雷依漢落空翠撲肌寒漱
石神偏王臨川興未闌昔人有茅屋縹緲白雲端

秋盡南園獨坐四首

仇文茲

幽館閨無人閒居罷帖括返景射城隅涼飈起天末
頽蘚生苔蘚空階下鳥鵲問字幾人來子雲常寂寞

蓬蒿一徑開
茆茨三間破
一編時自披
清嘯誰爲和
牀頭鼯鼠窺
荒堦松子落
竹影似相憐
月明如有約

遊景明園覽巖壑竟日

李永培

里巷紛多擾
村落忘折節
灑氣散青烟
飛流噴白雪
濯纓俯前溪
捫蘿躋石室
樓閣起參差
樹木雜森掇
水潺人語隱
巖峭鳥飛絕
竟日臨不倦
適與心神悅
更上最高頂
城市如丘垤

山寺讀書

荀氏龍

此地絕囂氛
休令俗子聞
馬牛非作達
蟣蝨豈同羣
葵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六

節依僧給松
昉隔火焚
顧慚無異物
安得遂摩雲

同友人河濱小飲

衛周循

野水溶溶白
蕭然淨客心
一尊餘感慨
萬事且浮沉
濠上原同興
高山晁賞音
初衣今始遂
肯作越人吟

晚步汾曲

劉佐世

大布初裁穩
稱身藜藿一
飽未全貧
欲攜濁酒呼
山月却踏芒屨
到水濱造物
何曾憐老病
浮生行復歎
陳人汾河日夜
西流去羞照
今年白髮新

春日偕友人集坦園

園在白集村

張雲程

今日從吾好浮生托醉鄉嬾師嵇叔夜癡學顧長康風
柳初垂檻山花遠映墻不須嗟濩落泉石足徜徉

劉烈婦歌

王大作

朝行持剪刀暮行持剪刀剪刀常在手夫婦常同牢

解一

妾髮覆額長結縵侍帷房端坐語良人願爲鴛與鴦

解二

鴛鴦不獨宿貧家罷膏沐阿夫出門去阿婦當窻哭

解三

阿婦自有夫相迫一何愚寧爲貧家婦肯復忍須臾

解四

虎祁宮故址

仇昌祚

老夫清晨過澮水馬鳴蕭蕭悲風起河干駐馬訪虎祁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七

但見千山萬山紫憶昔東周晉莫強諸侯聘問無時已
問罪之師數出境犧牲玉帛如敝屣宮成瞥見諸侯畔
吳強楚僭驕莫比斯虔趙籍擅侯封表裏山河竟若此
嗚呼繁華無限總銷亡古往今來事不常臨風太息復
何有荒原落日來牛羊

春日山行

李琨

春色不可畫春風吹滿山遠情薄囂氛籃輿出城關晴
光展遙軸對我如開顏花落鶯亂啼歷歷聲綿蠻白雲
自高低與之心往還漸深漸忘疲乘興窮躋攀山明草

木秀榛莽不用刪仰獻天忽近萬象羅闐闐足底犇馬
泉琮瑋疊潺湲晚投山寺宿日落千村間

白水村

無名氏

山村名白水絳水忘其初地下桑生笑今人不讀書

太子灘

太子灘頭雲朝朝還暮暮願隨荀大夫長繞祠前樹

蒙城鎮

卽蒙坑

朝見驛騎去暮見驛騎還誰云蒙坑道馬骨高於山

史將軍碑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六

一片誰家石土花隱篆文前村逢父老說是史將軍

景明村居

李琮

斯夕又斯晨山村意所親以門臨綠水而地隔紅塵世
遇唐虞際居宜巢許隣沸泉知不遠活水看遊鱗

詩餘

過隘口見紅葉

滿江紅

葉李暉

崑山

二月春回賴伊把花光勾住晴霞染青山都變烟林誰
主蓼熟荻荒天未老霜酣露冷秋如許聽西風吹過鴈
聲來蕭蕭語落一片殘更雨嚮一陣深宵杵怎當他

識破客遊情緒驛路郵亭渾見慣魚莊蟹舍知何處想
御溝好句逐東流同歸去

和隘口見紅葉韻

嚴 鋌 嘉興

晚矣楓林偏會把征車停住試看郵斜陽景外霞樓誰
主二月花耶天不老御溝流者情如許願衰顏裝點上
些些痴心語 耐過了秋風雨挨盡了寒砧杵却燈明
將燼絲抽殘緒漫說始波涼月裏最憐昨夜微霜處便
饒他冷落是吳江鬣身去

晉城春色

柳梢青

沈廷揚 吳江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九

何地繁華晉城樓閣撩亂烟花拾翠東郊採香繡陌到
處人家 不須愁悶偏加耐過了風橫雨斜時候清明
年年依舊寶馬香車

絳山晚照

點絳脣

環沃皆山東南最是雲深處斜陽罨住紫樣金無數
幾點歸鴉翻過誰家樹看看暮掉頭不顧畧約橋邊路

濟溪梅片

梅花引

嗅梅酸捉月寒梅月雙呼不記年水泉乾水泉乾素縷
銀餅長閑金井闌 暗香逗破三分雪流光擊碎隨圓

缺濟溪灘濟溪灘羌笛一聲有人亭子間

照殿水巖 菩薩蠻

何年古殿峯頭轟峻嶒水骨并刀削削就雪山般斫人
毛髮寒 東風云解凍六月冰巖聳一片玉壺心流傳
直到今

景明飛瀑 浪淘沙

面目似廬山一樣潺潺欺他白石不知年任是滄桑多
反覆枕此高眠 放下水晶簾隔斷塵間空明境界恁
無邊晉國霸圖何在也匹練長懸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卅

喬嶽晴嵐 小重山

高插晴空年復年芙蓉青一朵景無邊朝昏氣象萬千
千圖不就搔首奈何天 我欲挾飛仙訪橋山恁處葬
衣冠陡然四面下雲簾汾水上寶鼎起蒼烟

龍廟蓮潭 醉花陰

出水小蓮紅簇簇明鏡新粧束愛女洞庭來步襪凌波
妬煞鴛鴦宿 龍宮仙子調絲竹齊唱雙鬟曲避暑勝
摩訶皓腕金環郎是排行六

神坡落鴈 踏莎行

北往南來物猶如此人生作客尋常耳嗷嗷何處異鄉
音坡頭鴈落西風起 淺浴平沙深眠汀汜夢中一萬
三千里微霜昨夜渡黃河鳴雞又早催行李

藝文

荀息論

宋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
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
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卅

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
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
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
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已
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
非所以爲褒也

士燮論

宋 蘇軾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
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

楚晨壓晉師而陳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
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
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成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
大亂鄆陵之功實使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
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
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
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
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

知其所悔天欲亾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
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
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
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
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
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
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
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
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

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克所過者下易於
破竹然天下已定外攘四裔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
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
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
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
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敗戎於桑田晉
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
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
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
可見也趙盾雖免于死而不免于惡名則范文子之智
于趙宣子也遠矣

知瑩趙武論

宋 蘓 轍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
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
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
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
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
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

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處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日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

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耳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嘗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彊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

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晉殺其世子申生論

宋 呂祖謙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蔣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蔣何與焉士蔣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威莊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蔣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畧無憐但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於其子乎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五

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見獻之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蔣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卽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卽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倡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蔣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蔣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

世寧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薦而從
驪姬也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薦
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
也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而
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
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
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
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
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

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盛則心日狹
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旣除則吾
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
孫耶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旣除
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
耶嗚乎私生於愛而害愛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
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
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遠移其愛於奚齊其
爲奚齊而殺申生卽爲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

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之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不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誠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生則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蔣何憂乎驪姬哉

晉懷公殺狐突論

宋 呂祖謙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七

不能自見其曉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羈雨縋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醢酒舒發故

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
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
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已乎
彼從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
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
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
此其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
以崎嶇從重耳者豈其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忘憂者
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危者必重耳

之德有以勝其危也况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
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
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
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爲懷公而
言非論之至也德之休明桂海冰天荒區絕域將奉琛
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
懷公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已徒殺人以逞使
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讐之志計無失于此者矣
雖重耳老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讐思欲一逞豈

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荀林父伯宗論

宋 呂祖謙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其驩者必非信朋跖躄者必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亦天下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疆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苑

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固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乎是誠何心哉至于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是亦理之正也至于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乎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

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
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
可信其事而畧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
曲故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仲舒孫弘同
以春秋而事武帝者也劉向谷永同奏諫諍而正成帝
者也然世皆內仲舒而外弘右向而左永何也弘之春
秋人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并辱秣陵泉貪交廣
果謹爲之累者并邪泉邪人邪

趙盾論

明 王世貞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卅

孔子於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而左氏載董氏之言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世子之書弑也以不
嘗藥公穀氏因之而卒莫異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
者卒莫疑也獨歐陽氏爲之論曰盾止實弑也學者奈
何信傳而背經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固
習聞其時事者也其記符合而節契盡緘之不可也然
信其言則孔子申韓之所不爲也盾猶云耳當其時天
下之不嘗藥者夥矣獨以微文而致重辟於許世子何

居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信經而廢傳乎歐陽氏知盾止之爲弒而不知其所以弒也夫弒于何言之曰三傳知之晉爲盟主盾實執政三年之間而諸侯之被弒者三而莫間也盾一逐而穿之戕靈公於桃園也若拉枯然亡不越境謀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爲成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盾故所欲受也止之不嘗藥也罪不眇矣國人胡爲而疑之止又胡爲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逆謀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卅

疑者春秋虞廷之李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盾於會見買於葬使天下後世之爲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其要卒歸於忠厚也故非弒而弒者三人也弒而弒者歐陽氏也三傳徵乎春秋孔子所不爲也徵歐陽氏乎春秋不必孔子而爲也

趙衰薦郤穀論

明

王世懋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穀曰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自後世論將者席以爲談君子曰論旨矣而非衰與文

公之用心也微矣哉衰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之興固存之道無他在跡前人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顧其道著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守其機術窈妙而不可徑示則曲而託之於他昔者晉惠公之返晉也其大臣里平欒郤輩實挾羣公子之徒以爲內主惠公人而從亡之臣呂甥冀芮用事里平以誅厥二郤欒先失職惠公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間晉而內文公當是時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晉卿矣陰冀旣以亂誅三卿族惴不自保而魏犢介推之徒日忿忿於勞之

不酬狐偃最親功最大晉國之元帥舍偃誰歸文公以爲是陰冀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示人何者示晉卿則見以爲畏而授之柄也示從臣則見以爲畏人而不我圖也公也病之而衰也知之於是乎禮樂詩書之言進而晉軍之帥定矣帥定而晉國之亂靖矣命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衰讓而穀之位益定矣城濮之役不幸穀卒而下軍之佐軫詐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詩書之好超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衰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知也左氏不知而爲之辭曰

上德也是何其辭之矛盾也文公兩庸舊卿以靖晉國
衰也逡巡退讓爲原大夫逮夫國是既定卿族漸落徐
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其長
有祿於晉國哉漢光武中興賢主也而南陽之士多用
惜無有以文公之義陳者房玄齡唐之賢相而爲秦府
舊人言惜無有以趙衰之謀告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
謀國者之鑑

趙盾論

錢謙益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歐陽子曰學者不從孔

曲沃縣志

卷之二

藝文

三

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歐陽子之意主於指
擊三子而未嘗於左氏之傳易其心而求之也左傳曰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
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
而立之壬申朝於武宮左氏之證趙盾之弑者有三靈
公在則出奔聞弑則未出山而復一也弑君者穿也逆
新君者亦穿也而宣子使之二也太史以不討賊責盾
盾以詒伊感自責俄而使之逆黑臀焉於討賊之說何
居三也左氏證盾之弑君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曰信爲

趙穿者何也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之獄辭也盾而不與聞乎弑也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與聞也盾而不與聞乎弑也則反必討賊不討賊則又必與聞也反而討賊則賊之主名穿也反不討賊則賊之主名盾也譬之律家殺人穿下手之人也盾造意者爲首也故非子而誰此董狐之獄辭也孔子曰越竟乃免越竟乃免猶云討賊乃免也討賊則必越竟不越竟則必不討賊此一事也孔子誅盾之心以其與聞乎弑而必不肯越竟則反不討賊又不待言也董狐斷趙盾之獄以兩言而孔子以一言孔子之議獄也精也左氏之記事也覈矣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齒

又

錢謙益

以高貴鄉公之事按之則可以斷趙盾之獄矣盾自帥中軍廢置生殺盟會侵伐皆出其手士會曰盾夏日之日也舉國畏之久矣靈公欲殺之非獨患其驟諫也憤其專也高貴鄉公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亦此意也成濟者盾之趙穿也穿與胥甲父同罪而穿庇之欲以有爲也賈克叱成濟曰司馬公當

衮汝輩正爲今日看之庇穿猶是也陳泰者盾之董狐也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諱伊感司馬昭見泰泣曰元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克以謝天下又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昭乃更不復言盾與昭之情狀何其似也昭能收成濟斬之盾不能何也成濟奴隸小人昭視之狐豚腐鼠耳穿者盾從父昆弟之子使之掌兵得衆以行其弑逆弑君之後使將而迎新君不解其兵柄以自固也昭之殺濟也以解衆也盾則何解之有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猶有畏心焉盾於晉史之

書弑也坦腹而當之彼以爲執國之命負仁儉恭敬之偽名爲國人之所與雖弑其君而可以不慚也盾未嘗辭弑君也左氏未嘗不信盾弑也百世之下儒者即爲之解不已愚乎蘓子繇曰亡而不越竟反而不討賊安知盾之非僞亡而使穿弑君曰盾非僞亡者也盾在國中懼靈公挾之以爲質盾出而穿可以縱兵無所忌也公羊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主於朝而立成公穿之迎之也蓋曰君弑矣君弑則可以復矣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

古之賢者不幸而處父子君臣之變苟有定見以決之
身後之毀譽所不暇計也昔驪姬譖世子申生以大逆
獻公信之遂殺其傅杜原欸殺其傅是將殺世子也故
懼而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
世子曰不可公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
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哉吾何行如之又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處
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共

生受賜而歿乃縊嗚呼申生不惟愛其君親而又念及
驪姬之子以至於國家不賢而能之乎欲亾於他國而
又惡被此殺君之名不若歿而爲愈也若夫身後之毀
譽而又何暇計之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曰
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聖人所以罪其父而傷其子也今
之論申生者或有咎之之辭不知據于何書說者曰書
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陷父是以名稱爵號爲褒
貶也春秋據實事而直書善惡自見凡書鄭伯許男宋
公者此已定之稱也若專以名稱爵號爲褒貶此又非

聖人所以作春秋之義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此善惡之彰明較著也今不遵經而臆爲之說或信世儒穿鑿無稽之言而爲之褒貶聖人之志果如是乎衛太子佞不逃父命與申生之事何殊焉然而太史公傷之而不咎之此言之昭昭而不可掩者後世亂臣賊子聞申生之風者必有悚懼之心是以有功于萬世也又安得而咎之獻公之世卿大夫之賢者不爲不多矣未聞有一言而釋其冤者嗟夫祁奚叔向不生于此而生于彼宜乎申生不能免于死也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七

曲沃辯

明 李廷寶

辯曰今之沃卽桓叔所封之沃也彼司馬貞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林堯叟之注春秋皆以爲卽今河東聞喜縣然乎不然乎漢書作於班固左傳註於杜預未聞其有是說也獨范曄之作西漢書地理志而曰聞喜本曲沃三子不察而遂云然而其實則曲沃非聞喜也或曰子以三子之說爲不然有據邪曰有據也考之於詩稽之左傳其可證者有三焉詩唐風揚之水之篇曰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解之者曰沃曲沃也鵠曲沃邑也

今沃南十里有安鵠村卽古之鵠也此其可證者一也
左傳晉獻公二十一年太子申生奔新城以其新爲太
子城曲沃故謂之新城今曲沃關城之內晉共世子有
祠祠後有墓其來最古沃之北七里又有太子灘其傳
最遠若今之聞喜則皆無此矣此其可證者二也魯成
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今澮水在沃南二里汾水
在沃西一十八里故通考以曲沃爲春秋時晉所都新
田之地若今之聞喜則去汾澮也遠矣此其可證者三
也或曰必若此言則漢武帝聞南越破改聞喜之言亦
不足信乎予考之一統志云曲沃秦改爲左邑漢武帝
經左邑之桐鄉闢破南越因置聞喜縣今桐鄉在沃之
西南四十五里由是觀之則漢之聞喜當在今沃境之
內至其後始遷於涑水之南爲今之聞喜耳今數子以
古之曲沃爲今之聞喜也不亦誤耶噫不特此也師古
又謂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晉書亦傳襲之而弗
察其謬而不知自晉陽徙曲沃者晉成侯也又五世而
至穆侯則徙於絳又二世而至昭侯則徙於翼昭侯封

桓叔於曲沃又二世而至武公則滅翼又一世而至獻公則徙於絳又六世而至景公則徙於新田今以武公爲徙曲沃也則又差之遠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予因數子之誤作曲沃辯

贈南莊先生致仕詩序

明何景明 汝南

南莊先生曲沃李公以禮部尙書視通政使事屢疏伸明農之志上未以爲可數褒慰勉留之至是疏復上旣懇以決乃進太子少保賜祿米人夫乘傳以還又賜璽書嘉尙之供帳在途朝士歎慕能言者咸贈詩焉於是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九

汝南何景明誦其贈詩三歎之曰嗟乎斯可以覽時而見榮辱之幾矣夫道之薄也則人競進競進之時識者以退爲榮夫競進以干榮也至于不已則陷覆繼之是干榮而罹辱也當競進而勇退則身名完矣身與名俱完其爲榮也不亦大乎仕者至以退爲榮其特見矣而其幾之著亦無俟於識者明之然非察微而斷者莫能處也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先生茲行也上蒙恩禮下而清議歸之古之退而榮者漢疏傳宋錢若水者其儔匹與夫化格而俗靡者風之衰也故

世不可以無風風也者流化而激俗者也詩也者所以風也

沃史沿革表序

明 趙彥復

曲沃古未之著也自昭侯封成師而沃著猶之一同也晉僖諸欲遠世子而城之由城得新乃署新城或曰新田亦猶是也秦既割郡國沃彘爲縣鄙更名左邑沃之爲邑自秦昉也前漢因之而元鼎間武帝駐蹕桐鄉聞南粵奏凱遂改聞喜則今之聞喜猶我之桐鄉也嗣是曰絳邑仍曰曲沃名隨時移沃自若也後周移治樂昌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序

暨隋再遷絳北總之不離封域者近是沃亦自若也李唐而後莫之或易田廬丘隴雖至今存可也而司馬貞注史記顏師古注漢書林堯叟注春秋皆以古曲沃爲今聞喜則誤矣其說在韓獻子之議遷都者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是非爲沃繪一榜樣乎今之沃猶古之沃也蓋范曄漢書地理志固曰聞喜古曲沃

沃史秩官表序

沃自秦彘爲縣鄙一銅墨領之其事弗考見黃初間載

有以姓名著者然斷莽殘腹僅取識姓名耳或謂令以下微矣而繫於秩愈微不於民愈暱乎蔑淑若而能麻疇踣擊而不裒夫職外無政政外無功思職之弗共官卽微人豈微乎是故莫危導利破堅糾猾介操而怒施任怨而遠名令之經也協寅敷誠稟約貞度丞若簿之程也典禁伐幽竣防凜憲尉之式也繩趨矩步香襲而羽儀博士之標也遽傅牧廐肅將而恪邁者候人之則也而經何經而程何程而式何式而標何標而則何則官負人哉人負官矣然則思職之弗共而能謂人謂微

曲沃縣志

卷之二

藝文

四

乎余嘗謂令任重而權輕夫爲保障則惟恐不重爲繭絲則又惟恐不輕曷擇於斯二者
沃史方域考序

譚沃者曰海譚沸水之饒鐵嶺蒙坑之固遐坂控蒼岑而罨藹腴墳接碧礪以滌洞洋洋乎大國風哉病沃者曰兩郵之冠蓋繽紛六塞之飛芻緬曠吏疲犇命民困無毛吾何敢與他邑伍然而非也夫沃方七十里得比古次國諸侯沃而邑也豈不吃然雄鎮哉獨沃以饒有聲吾不謂然顧饒者非沃耶吾不謂不然敢以方域注

城西多膏壤棗大於瓜然畫地而分之人不能敵欲
賈得乎賈而走利四方有終吾世不一歸者饒以沃乎
沃能駐饒者乎東南饒二水利綠滋碧潤芳蕤離離雖
歲之所入災不能害然多爲縉紳家別業齊民罔敢曰
睨之也合水而北當喬嶽之麓列壑攢峯噌嶮啤啼土
人纍石爲墀囊沙爲壤稍稍樹藝遇驚颺則付之誰何
耳此夫蒿目而嗟不給欲爲賈能乎賈則饒不賈則嗇
嗇亦不賈信乎何敢與他邑伍

沃史風俗考序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四

風之漸也獨沃乎哉沃猶有存者作法於涼不失其德
雖然亦獨沃也乎哉以余覩記如三事大臣家無旋馬
地而雲天樹義趨若循墻雖海寓僅沃沃僅海寓可不
可乎士恂恂禮法矜譚氣節而清議炳朗亭亭風塵卽
人不盡然謂鈞則從衆可不可也民競利而尙鬼官之
三尺不敵廟之片楮而狂逞健訟往往反中貽戚愍不
畏死婁人視死如鴻毛藉以福利不知其解甚至爲羣
不逞者慙憑竟慘司命矣姻盟如市雖怨曠踰年恬不
知怪而承繼一節見利則不復有親亦不復有身可憫

也至椎埋少年橫吞閭左兇窟叢神揚眉宇里人目攝
之而噤弗敢語衙蠹市黠朋奸肆毒窩訪唆訟遂作生
涯線線相牽燈燈遞續視官府竟如傀儡嗟夫忍言哉
余向者嚴功令頗按一二渠魁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
夫刈稂莠者乃善爲嘉穀者也君子之德風倘風行草
偃是又在功令右矣

沃史方產考序

往讀閒居賦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瓠夫沃僅得瓠令
瓠而至今存於利賴不旣微哉顧不少概見其他可知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四

也土宜之所自出六清六穀而已此何國蔑有者微此
且有沃乎而石田六千頃歲輸正賦五萬餘視他邑不
啻倍之猶曰沃以饒名何居彼禽昌之白墮耿子之綠
沈禹營之立實沃有一乎哉或謂惟無之故免於誅求
而寬於辟嗟夫是南金東箭不必天府稱雄而被衲丐
僧果以駒息驕擁綿老貴人也豈不悖哉曷怪人情懷
土而沃之輕去其鄉也輕去其鄉而走利若鶩于歲之
無時不共之是思夫饒民也乎哉民義也則請以方產

考

沃史人物志序

世有材賢譬草之有芝蘭木之有松桂鳥獸之有鳳麟
彼其瑰意畸行姱節殊彩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之
精社稷藉以鼎呂里閭望爲著蔡不第厘瘡於握齷選
奕無賴輩也晉故號多君子而沃以特聞盤山繡水不
自掩過毓而爲人所爲疏附於桓莊武獻之朝騰茂於
景厲悼平之世者彬彬乎藉甚當年領聞來禩矣隋唐
杳無可考而金元漸著道明興皇化沾濡駿人輩出卽
矧樹人人殊而概其生平或幹畧以濟時或清白而遺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四

後或豎峴山之碑或尸畏壘之祝或高尚以批逆鱗或
抗疏而乞骸骨鳳翥龍翔雪白蘭薰偉哉洵先進之魁
宿抑後人之典型也余因次第其行事人立一傳後之
君子而思仰高山續世美乎則具有芳躅在矣

重修靈光寺序

潘

錦

崇安

靈光寺在縣東之西閭鎮高敞弘麗背郭面山據鎮之
勝寺創建顛末不可考惟寺中有唐王勃碑文以意度
之當是唐興卽有此寺歷年旣遠中間或興或廢徒置
今地如郡縣宮室建置轉徙仍沿其名往往而是而勃

文不載勃在唐時有詩名爲世所重所傳者僅滕王閣賦一篇而靈光寺碑浮屠家亦間有誦之者然碑文勃奉詔所撰寺當在今長安咸陽其他皆贗託靈光以名其寺或曰勃平陽人以輿地考之當爲今太平縣縣距寺不一百里而遙勃豈嘗往來寺中與寺僧善如昌黎之于大顛子厚之于浩初爲文以闡其宗旨歟碑文多殘缺不可卒讀寺亦廉隅頽壞佛像崩墜憶予往時過南昌宿石亭寺與寺僧登滕王閣誦落霞秋水諸句想見子安援筆驚座時今靈光寺僻在荒野所瞻禮者田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五

夫野老與商賈市販未有知勃之爲文者亦可慨矣寺僧悟憲居其宇下誓葺茲宇以復舊觀予嘉厥志且感勃文之不盡傳而因欲考厥顛末以垂示來茲也遂爲之序

上驛糧道劉元勳書

衛台揆

揆掩關白水村中聞車騎已臨并州喜躍欲狂然亦非爲一己之私計蓋有所欲言也嘗聞之目擊不忍不言不得不言之事而不言者非仁遇可以言之時可以言之人而仍不言者又非知揆不肖亦嘗侍知者仁者之

側矣竊有所言惟明公垂聽焉明公今不旣司郵政乎夫郵政之在曲沃敝極矣沃凡兩驛一日蒙城一日候馬馬凡若干匹誰其養者有官在官何以養有額設之錢糧在此載在賦役全書班班可考者不知始自何年壞自何人而竟責諸犢犢之百姓人一丁徵銀若干糧一石徵銀若干其初取數猶寡久之積至一錢五六分不等計終歲所入料理馬事且有餘羨中飽主者之橐又不待問也揆嘗散步村中見馬夫據鞍意氣揚揚鞭麾諸里老責逋之聲若雷男泣於戶婦嘆於室相對無

曲沃縣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哭

可如何惟有與衣賣田已耳間爲仇觀察王大行言之亦惟爲之三嘆而已今幸明公當路倘革其在民還其在官一發號間掾億萬人之命除億萬年之害在此際矣夫有不忍不行不得行之政而不行者亦非仁操可以行之權當可以行之會而仍不行者亦非知明公其無意乎狂瞽直陳無所逃罪惟諒其無私幸甚

范文子贊

明

方孝孺

霸國之士尙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

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
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
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
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
之亞

曹月川贊

明薛瑄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言有德以
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趙衰贊

明王世貞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四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卻縠可說禮樂
而敦詩書於是使卻縠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
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
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汲汲焉晉
其素踈後之卻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于
較勢專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
幾祀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焰也衰實
培之歟卻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卻亡范中行之後
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

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卻縠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爲贊曰

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既匡亡人以返晉轅日子餘勛大夫于原惟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卻縠能實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它彼趙與卻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曲沃縣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

四

丞公

曹月川贊

明

李楨

人胡不言躬行者貴仕而道行何必大位抱經遡始設科待來闢邪閑聖功百世哉

賈靜庵相贊

魏裔介

相鄭

莛也不可以楹篔也不可以礎故八柱擎天四時成歲我思君子古人與處是惟膠侯賈公生于河汾之西秉乎觚參之瑞旣明達而伉爽亦慷慨而好義蓋嘗庀材鳩工營三殿之巍峩又嘗過襄平渡渾同瞻鬱葱於豐

鎬之盛地其撫豫與秦也遠至邇安恤瘡痍而起凋瘵
廼若筆削精嚴裁定是非折衷春秋成兩省之通志卽
今息影林泉青鬢朱顏杖履翩翩有似乎晉公綠野之
高致其經濟鴻才耶其逍遙偉人耶洵宜圖形麒麟之
閣而流芳汗青之記

告城隍神文

潘錦 崇安

嗚呼曲沃之民亦慘矣朝廷崇正祀以神道陰隲斯民
又設縣令之官使司牧之有一夫不得其所責在縣令
也令所得爲者教化教化之所及者人若杳冥恍惚之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咒

中教化之及與不及所不敢知而竊恃以無恐者以民
者神之所據也杳冥恍惚之中神之所治也嗚呼曲沃
之民亦慘矣其饑寒而無所于告也其怨咨而無所于
控也其流離瓊尾而無轉于恤也是皆令之責若夫生
死之事令不自知而能知人乎况于死之失其正者乎
雖然有說焉天道有生有殺猶王政有德有刑故人之
生命于天而人之死區于命于是有得其正而死者于
是有不得其正而死者水火鋒鏑與夫匹夫匹婦之溝
瀆皆非正命也然天之生斯民猶父母之生其子父母

之生其子雖甚不肖未有願其不正而歿者天既生之而卽區之以不正而歿之命是猶父母之生其子而逆望其不正而歿也令不敢信也抑天地之氣有正有不正人之受氣而生亦有正有不正其生不正其歿亦不正理固然歟然令生於南方見民之歿非其正者歲或一人焉或歲無一人焉豈南方之民其生皆正北方之民其生皆不正歟令不敢信也抑北方之人其性素剛其歿不畏然蚊蟻螻蝻之屬亦貪其生豈人獨貪其歿如以爲風氣則然北方之人應無一人愛其生者何獨

匹夫匹婦之視歿如歸也令不敢信也然則人之不正而歿果人爲之歟非人爲之歟果命爲之歟非命爲之歟夫人之歿得其正則陰爲野土魂魄散于無何有之鄉不得其正則幽憂怨憤之氣凝結而爲厲若彭生伯有之事見于經傳而非荒唐不可信者然則沃之人之歿非正命亦有厲之者而然歟有厲之者而然則杳冥恍惚之中治于神而不治于令者也治于神神必不使無情之厲得以流毒無辜之民意必其人之氣數適然則得其正而歿與不得其正而歿等歿也疾病而歿與

水火鋒鏑溝瀆而必等慘也如以疾病之慘不足以償其水火鋒鏑溝瀆之慘則量其應得之罰而厚其疾病以償之俾其得正而斃是亦上天好生之仁也夫一夫不得其所責在縣令非敢以杳冥恍惚之中諉其責于神明惟是民生之不正風氣之太剛令將使之知有生之樂端其習以矯之範以禮義以救之若夫有厲之者而然則不得不望神之治之而疾驅之以無爲民毒卽不盡由于厲而由于命亦願神之爲民請命于好生之天天之仁愛斯民猶父母之仁愛其子神之請之當亦

上帝之所鑒觀也嗚呼曲沃之民亦慘矣令受事以來未及十旬而匹夫匹婦之自經者凡六七令之痛心酸鼻非一日矣其瀆于神不獲已也神其鑒諸

禱雨文

潘

錦

崇安

令奉 天子命與神共治茲土者蓋十有五閱月矣雨暘愆期禱于神者三卒至五穀時熟灾害不生民享其成吏受其福猗與休哉翳惟神之賜比者軍旅四出供賦未已維茲新城蕞爾下邑民奉虎符竭蹙輸將力絀才殫旣凋旣瘵爰是怨苦愁嘆召致灾沴山川滌滌其

土不膏二三農作無所控訴嗚呼令實失職勿克事神而誠民欲降厥罰曷自令始雖然維神聰明正直陰陽下民歲或不登民且各鳥獸散耳令與神其能恣然耶且夫雲興出雨澤及萬物帝實司之敢佈恪忱仰邀神聽鑒觀不遠謹惶懼以待命

季試檄

山輝川媚地以人靈懷瑾握瑜名因文著是以陳詩之典諸邦並貢輶軒土風之操六子不踰鄭志望關門之紫氣人人傳柱下之編瞻斗次之文光在在有豐城之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五

劍况乎藍田元圃更多席上璵璠冀野沃濱占盡人間騏驥雖乏金鏡刮目曾懸冰柱盟心謹以調饑告諸羣雅惟茲新城素稱大邑管涔秀氣襟繡壤以滌洄蒼玉文巒接太行而綿亘上腴瀾迤華實萃乎九州才藪英靈文章甲于三晉彼河水六月公子有知禮之臣易象春秋魯邦重觀書之使風流云渺更僕安窮若夫月中姓氏弁鹿鳴者十賢天上勛名覆金甌者獨盛或人稱曳履或家有賜山或爲七姓之舊家盈箱芍藥或治六經于綺歲滿篋葡萄或式穀聯鑣慶流數葉或吹篪接

距名噪一時凡茲筆底椒聊衍蕃雲屬毫端朱襮錦綉
湍飛垂及今茲美難屈指抑亦可云荀氏之里人定爲
龍鄭公之鄉草堪作帶者矣本縣聞海寒儒雷封下吏
才慚煥景難栽藝苑之花息愧褰雲莫起文江之浪詎
謂尹何爲邑竊忝名邦欣逢徐釋有人久思懸榻從子
于沃願聞刻羽而引商示我周行異擅披華而啓秀縱
乏隔垣之見幸非捫籥之愚盤木能容安待有因方至
磁針相引偏從無意而投爲此吉涓仲春用集合邑羣
賢各展心裁別開生面走詞瀾于腕下想見沸水翻珠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五

挹秀色於穎尖遙借紫金疊翠韓歐李杜不妨分道揚
鑣賈董班揚何難方軌並駕本縣將假公餘而謬司月
旦虛前席以靜採珠璣異等願擢茂才偕遊勉爾童冠
勿言鞅掌惟冀惠來

備荒議

潘錦

議得預備荒歉惟有積貯一法今原設常平等倉俱貯
有倉穀每歲存七借三復現在舉行已無可議惟社倉
一項自宋儒朱熹講求其法數百年來或興或廢未有
實力奉行者今若做其意州縣所轄村莊各設社倉數

所遇豐收之年令百姓量捐所入至次年青黃不接時
卽以所貯稱貸于民每石還息一斗爲率歲歉則息減
半大歉則盡減其捐輸亦以年之豐歉爲準大豐每畝
酌捐穀一升中年每畝則半升經收經放令本村公舉
殷實端廉者董其事仍置收放簿各二本送官鈐印以
防改易升斗字樣每穀出入官不許預其事其董事之
人或三年一換或二年一換大概以其精力爲更換若
烟戶十餘家村莊不能舉行者許附于附近之大村莊
前府咨訪利弊職曾條陳在案格而不行深以爲恨伏

曲沃縣志

卷之九

藝文

吾

望俯從末議檢查原案申請具題不勝待命之至

書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後

宋 歐陽修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
張老盛德之裔季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獵涉傳
記臨疑馱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
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
大畧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

書魏賈逵碑後

宋 歐陽修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

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爲將怒逵不肯
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
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畧云援捕得逵怒不
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
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
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如傳所載不歎逵
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歿亦可謂賢矣自
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碑不應
畧而不著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五

著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爲正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書

書左傳後

明鍾惺

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
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
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也其
識議俱高人一層

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
乎黶必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

章將於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於欒氏之亡者厲之報也

欒盈之亂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祈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祈奚果乘驛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游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卽以身家利害論之比匪人者何必遂免於禍託正士者何必不爲福哉苟非有識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曲沃縣志

卷之二

藝文

五

襄公卒趙盾執政太子癸臯少國人以亂故欲立長君盾乃迎公子雍於秦欲立之秦衛而送焉將入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於朝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癸臯發兵距秦送公子雍者廢成謀而挑強隣之怒無故而欺公子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戾一至於此癸臯立是爲靈公推而論之則

靈公蓋盾所本欲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矣鉏麇伏甲之謀蓋自迎立公子雍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患其數諫乎若是乎盾之闇而鈍也

書曹月川先生傳後

孫奇逢

容城

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犧也然後世知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夫子請配孔子之廟而祀于學官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白老子訟言排之噫可謂文之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于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五

乾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深哉誰其知之月川子于大極圖說暨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獨辨矣一則所以効忠于考亭者良工心獨苦不知者謂與紫陽爲難則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

靳孝子碑

元 揭傒斯

河東有純孝之士曰靳昺字克昌居曲沃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輕車都尉追封西河郡侯用之孫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西河

郡侯德淵之子金奎章蜀承制學士榮之弟也生九月而喪其父六歲知學母王氏節食衣脫釵釧聘名師以教之長通六經有少未解思之弗得夜以繼日諸疏議皆可默誦而不喜爲文章然落筆旣就作者不能及及其兄奉母官于朝迺至京師有勸之仕者則曰余之至京師也以母與兄之故且京師者天下賢士之歸也萬一有見聞之益遑知其他故其居京師也自溫清定省之餘雖飲食坐臥必置書冊其前又有誦之者曰大丈夫生世不乘時樹功業取將相以揚名顯親何乃齷齪

守此蠹魚耶曰人莫親於父母昆弟其性情非難見也其好惡非難知也吾日夜兢兢求以事之時有弗盡况事君乎賢聖之言載在方冊家承祖父之業具有其書吾日夜求以明之時有弗得况治人乎古之人四十而仕良有以也且子所謂樹功立業爲人也吾安能病已從人貽母兄之羞也閉戶讀書如故天曆元年春三月十五日母王氏卒與兄護喪還河東過平定之平灘雷雨驟至坐車上伏柩呼天長號兄及路人皆呼使下暴雨且至曰吾下奈母喪何有頃水果大至遂漂沒而歟

水退得柩三里之外得鬲屍五里之外君子曰靳氏其
不沒乎兄生而弟死均謂孝也非兄之生無以承祭非
弟之死無以明必死之義死生雖異皆孝也而鬲難矣
後十年翰林學士奎章閣大學士沙剌班聞而感焉告
諸天子天子以爲孝命翰林侍制臣彥斯文其事于碑
以爲世勸也臣彥斯曰夫孝者百行之首萬化之原也
治天下者有加于孝乎自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澤旣
泯有匿親之喪以固位者矣有假親之喪以避禍者矣
有毫髮之私睚眦之怨以至於弑父與君者矣况肯不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五

忍其君親之難躬蹈水火而死乎孝哉靳氏之子孝哉
靳氏之子天下有愧于靳氏者多矣抑非好學之所得
乎母得年五十九與祖母賈氏並追封西河郡夫人君
年三十九葬于曲沃先塋娶李氏女一銘曰惟天蒼蒼
罔不覆矣惟地茫茫罔不載矣彼靳之子亦孔孝矣孝
而不弔誰之咎矣謂天不仁天則有神謂地不知地則
有祇以孝而死莫知何期生我者父父旣夙喪育我者
母母亦長往畏死偷生誠恐何心死從其母甘與俱沉
水之方至雷震萬鼓高原大陸忽爲水府身在喪車所

見惟母可沒者身難沒者義歿見吾母吾亦無愧君則
歿矣有行卓然譬彼太行峻極于天惟天子仁方以弄
理勅贈封碑以著天紀

蒙城鎮黃帝廟碑

潘錦

蒙城鎮在縣治北四十里有廟翼然高且大者曰黃帝
廟考其始蓋邑人所作以祀黃帝者也禮非所當祀而
祀之謂之諂王制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祭法曰
有天下者祭百神季氏旅泰山孔子謂之僭魯禘周公
于太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三代以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六

來有天下者皆出自黃帝今以民之卑且賤而作廟以
祀帝悖禮甚矣或曰堯舜禹湯皆有廟民皆得祀從子
之說然則彼皆非歟曰帝王之廟皆掌於有司歲時致
享粢盛牲牢酒醴之數各有常制無常制而紊亂舊典
者謂之非禮天子祭告先代則耑命大臣以將事其禮
甚重如陳州之有太皞廟滎河之有湯廟是也黃帝廟
當附于黃帝陵不當在蒙城或曰蒙城實惟喬山之麓
帝之衣冠在焉後人作廟祀之亦猶行古之道也子何
過之甚耶曰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黃帝歿爲神明以享祭祀非私祀也今不詔于天子不
領于祠官粢盛牲牢之不具告備告時之不戒是悖禮
褻神之太者也烏乎可曰然然則子將何如曰凡祀帝
之先一日令鎮之民走告有司有司率丞若尉以襄事
焉如祭日月星辰山林川谷丘陵之典其庶幾乎或曰
善請饒諸石以告來者會邑人謀新厥廟遂爲之記廟
廣二畝表倍之經始于康熙三十六年告成于明年

革除陋例碑

平陽府曲沃縣爲申報祛除陋弊仰祈批飭存案以

曲沃縣志

卷之九

藝文

六

垂永久事奉本府帖文承奉布政司劄付蒙

巡撫加三級噶

批據臨汾縣申云云等因仰縣官

吏查照批詳內事理卽查該縣如有前項諸弊未經

詳請勒石禁革者限文到二日內自行具詳徑請勒

石先具遵依徑報

撫院

藩司並本府各查考施

行蒙此該職查得曲沃爲平郡衝衢地多瘠土民咸

逐末戶鮮蓋藏昔歲饑饉荐臻致厘

宸衷屢蠲租賦恭遇

憲臺撫晉加惠元元釐奸剔弊

嚴禁重耗私派是以官方澄肅井幹盈寧州縣屬員

何敢因循故轍然世無不弊之法有不弊之人謹以
職從前革過陋例與現在革過陋例仰遵 憲檄逐
一詳明俯賜批行勒石庶風清弊絕 憲恩永垂奕
禩矣一本縣額編三十六里凡遇縣官生辰每里里
老餽送壽儀一兩或五錢不等共餽送壽儀三十四
兩自職到任後卽行革除不許絲毫餽送一本縣雜
貨店行一十三座每遇新官到任清查店行餽送銀
三伯兩職到任訪知從前陋弊卽行革除嚴諭店行
不許沿例絲毫餽送如無司帖者卽行請帖開張一

本縣在城侯馬二處煙行每年餽送印紅銀二十四
兩曲村煙行每年餽送印紅銀四兩自職到任後卽
行革除一本縣斗行凡請印斗油行麪行炭行花行
請較秤陋例每斗每秤或索銀一兩或五六錢不等
自職到任請烙斗者當堂卽與印烙請較秤者當堂
卽與較秤並不許沿習陋例亦不許胥役絲毫索取
一本縣知縣署內一切日用家伙例皆在城四里里
老支應貼厨二名皆茶館出錢僱覓伺候自職到任
凡宅內動用家伙悉自發銀錢照民間價值易買貼

厨二名職自出錢僱覓伺候革去里老茶館支應一
本縣知縣署內日用甜苦等水向係賣水之人供應
職到任卽發現錢照民間價值易買革去水夫供應
一官兵過往車輛自奉 院示照定部例支應不許
官兵勒索職卽動支官支銀兩按定里數每十里折
銀一錢親身應付不許牛戶指稱折車名色妄派絲
毫一本縣蒙城侯馬二驛凡遇車輛經過例有支給
糧草向係里民領 部價備辦職訪知民累自行料
理或有不敷悉皆本縣措備一本縣蒙侯兩驛馬匹

草料往例每遇價值騰貴卽發 部價令里民備辦
自職到任凡遇草料湧貴俱照現在時價自行買備
一本縣蒙侯二驛凡遇官兵及大差經過鋤草人夫
往例各鄉答應職察知民累卽行革除凡鋤草人夫
自發現錢顧覓一本縣蒙侯二驛差使經過凡動用
米麵柴炭猪羊等項向係行戶支應職革去行戶名
色一應差使食用俱照時價易買並不累及行戶一
本縣常平倉倉書四名向係里老簽報每名私幫口
食銀五十兩凡倉內動用諸物俱係倉書買備職定

知民累革去倉書責令經制斗級看守倉廩一應公
內動用諸物職自行置備斗級四名不許里下私幫
口食額設斗級工銀按季給發一徵收錢糧流水紙
張及串票等項俱係職易買革去里老支應一兩驛
大差經過一時驛馬不足應差向係里老顧覓職察
知民累自向有馬之家顧覓每馬一匹發清錢一百
文日用草料仍職自行喂養不許里老妄派分毫一
新進生公堂禮並監生出結禮合應革除以上各條
伏乞 憲臺俯鑒祛除陋弊恩賜勒石永遠遵守者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六

也爲此備由具開書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蒙

巡撫噶

批三晉大弊莫如重耗私派本都院躬承

聖訓自蒞任之初卽已刊示嚴革至如名目不一凡有
累及里民行戶者亦以次革除在案今據詳稱革過
前項陋弊請批勒石具見留心民瘼如詳行限文到
十日內卽叙明看由此語豎立於該縣署前及通衢
處所用垂永久仍取摹碑二紙報查繳

白石樓記

明

呂 柟

白石樓在曲沃縣東南二十里白石山陰凡三稔李仲

南之所構也山卽紫金山之支多白石燕人張詩嘗過
而名之故樓亦以是名云樓東西介於白水景明二村
之間蓋山有瀑布自嶺懸下其西一支爲西溪經景明
村其東一支爲白水村貫穿樓院入於西溪樓南爲白
雲洞古蹟也兩石竒倚如門元末兵亂骸積其內如莽
仲南皆昇而葬之遂復爲洞云西溪之中孤嶼巋然曰
釣臺而濯纓磯亦在其傍蓋於是洗塵土而滌斑垢也
飲牛灘在西溪岸牧人吹笛驅牛羊朝歌夕舞影映溪
流其前爲觀瀾石溪水初自山嶺而下湍急瀟注仲南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壺

於是乎嘗探本也樓東南爲翠微岩又其上爲臥雲峯
翠嶺崑崙雲物環宿白石橋在樓南徑跨西溪蓋眺山
覽水之利津也其樓北有桃花塢爲富室園林內多桃
柳三月花放雲霞爛錦深不知處可比武陵仙人石亦
在山下蓋因形而名也仙人多好樓居仲南構樓此山
而又有此石以應之仲南之志其欲爲仙人乎初仲南
與予徒張詩爲友能爲漢魏聲詩於是北過燕趙西抵
蒲解遍閱山水曰無如吾白石山也遂構茲樓思終身
耳於戲懿哉仲南予亦有山水之癖家住涇渭之旁本

華終南之陰不日西往仲南肯一過當同登其上眺畢
郢之周原瞰成紀之卦沙聆岐山之鳳追靈圃之麟區
區擊牛之栢天馬之苑又細觀耳仲南曰子肯爲我東
道主鎮當裹糧而行不憚勞也涇野子曰東方有喬岱
焉觀鳧繹如拳石睇沫泗于掌上又不啻太華於終南
也予久好慕焉又肯偕遊乎仲南曰子如不終棄鎮雖
攜白石樓以往可也樓構于嘉靖五年六月六日落成
于十一月之望

恩賜紫金山記

明 呂乾健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六

曲沃南數里許有紫金山峯高嶺峻爲邑巨屏山間一
區林叢可廬泉甘草美蔚然清秀望之有蓬島仙屋之
趣元末時邑西關廂郝公修已卜築于茲耽玩山林怡
情翰墨丙辰以明經擢天下第一授戶科給事中犯顏
諫諍無忝骨骸且慈祥樂施至以常俸賑給軍士時都
下皇城役作公與督焉民苦無水往往有至死者公求
羅鎮撫井被叱公將自縊忽上微行詰公公以鎮撫對
上怒立命公誅鎮撫役民萬億得水而濟者公之力也
後官至刑部郎中年老乞骸骨允歸負囊步履道路間

關觀者苦之而公怡如畧不介意上疑其有私詔同驗
之止攜俸一錠而已既放復驗則前金稍減矣詰之則
曰爲旬日路費故也上悅曰真廉官也乃以操持清介
明刑弼教褒焉隨賜公所居紫金山其山東至大水峪
西至照殿峪南至石門界北至沙坡爲養老計且令子
孫世守之賦其稅五斗焉噫嘻國法森嚴羣臣多以奸
貪被斥獨公忠廉故荷眷殊深萬曆辛巳歲邑令沈公
承均田命丈田及此詢賜山之由矍然曰君命不可違
公德不可晦也卽給印符于其後蓋爲異時貪暴者虞
耳故立石以記之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七

景明問津園記

李丕則

栢丘樹屏沸流環帶宜園園之內方亭一穩顏曰息耕
耕倦而憩於此也亭之北築屋三楹曰龍巖草堂堂之
後東曰琴閣西曰藥龕龕之西平屋可登竹苞其前曰
竹牕閣之東複室重壁內藏典籍又東樓一架凭之望
作訛曰芸樓樓之下有屋如洞終日靜臥足可息機曰
睡庵李龍巖曰聖賢往矣問津者誰余有琴一張經六
編竹栢爲徒山水與盟樓以舒耳目庵以養性命津瀟

弗知何可不一問也工鳩於順治丙戌寅月八日究於
辰月十有五日本石之費經營之工宜悉志之惡其
近於會計第述厥名俾滄桑之後或有問津者一考焉

遊景明園記

周 鉞

紫金山東峯之飛流邑人所謂八景之一也水北岸石
橋東園則又飛流八景之一也山腰半折洞口橫開人
代滄桑園林堙蕪光祿公胸有丘壑性帶烟霞畚礪鋤
榛浚池藝樹婆娑其中者十年餘大司寇陽城白東谷
氏摘文鏘碣豎之樓下所以狀光祿之高致者備矣余

曲沃縣志

卷之元

藝文

六

王事鞅掌未遑揖山靈看瀑布今歲夏賈大司馬開綠
野而葺平原始命駕渡河啓關放步翫清流賞巖阿樂
雖寰中趣逸天外時有會心便拈古今妙句寫之若夫
浪怒濤驚迸霞飛雪則歌亂搗鼙鼓妖蛟舞倒捲銀山
海日低幽房花影靜院苔紋則歌雨滋嫩綠鶯喉濕泥
帶殘紅燕嘴香樓簷見月松燈流煙則歌風來蘋末移
床受月就松陰選石凭澹碧晴空山光遙射則歌窻中
早月當琴榻墻上青山入酒杯拊檻極目天垂野盡則
歌風吹藤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雅人高談四坐

飛屑則歌杯盤瘦潔圖高士色語清微對遠山農談轅
議較雨論晴則歌小聚數家青靄裏平坡千頃夕陽田
水月亭上天際雲飛則歌活雲白繞亭邊樹流水青穿
牆外河涼颺可人通體無暑則歌風清玉簟慵移枕月
好珠簾懶上鉤至於野鷺任風閑鷗立水茶邊品水棊
畔調鶴曉坐荷簷夜眠竹閣聽山頭流水聲唯有歌振
衣玉宇瓊樓上滌筆冰甌雪盃中而已噫觀大矣一游
一衍豈關景物追隨杖履聊以佐大司馬繼志之盛云
爾

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六

重建曲沃會館記

衛周祚

吾沃古無會館蓋有之自膠侯賈公始大學士靜海高
公爲文紀之事在順治之辛卯歷十有九載已酉公奉
命還朝之明年睠言顧之見棟宇漸頽庭除稍隘於是
重加修葺爲堂四楹爲門與寢如之爲舍三十楹爲庖
爲廡爲溷靡不得其處庀材若何幾筦若何役夫若何
需日若何計數估工爲費不貲皆公任之而邑之士大
夫輩亦率樂輸有差不幾月而竣實實枚枚稱巨觀矣
於時邑之人咸大悅乃屬余載筆泐石以志公德夫公

之德夫人而知之而余知之最深蓋公仁慈出于天性而有侗儻非常之概讀書觀大意不屑章句遠猷訏謨簡在帝心兩撫豫秦凡可以益國而便民者無不畢達而力行之余嘗覽所爲兩省通志于地方利病風俗得失人材興替山川要害皆晰若指掌其在豫也如恤流離更郵置墾荒蕪至增賦四十萬有奇其在秦也如修書院補石經疏水利平棧道新壯繆之祠則施及解梁蠲兩河之稅則惠流三省及道經梓里家食未及一載建義學以教士立義倉以濟饑捨藥有局施茶有庵

漏澤有園諸美未可更僕數所稱古之君子爲德于鄉未有如公之盛者也豈獨于斯役見之哉余與公生同地仕同朝又有婚姻之好故樂書其善而高其勲在國家者則以俟之司彤管者焉是役也經始于七月十五日落成于九月二日督工者王子堯聖綜理周密勞不可沒例得并書

募修文昌閣引

潘

錦

崇安

國家養士于學大縣不過三百人中縣或二百人小縣稱是學設博士二員月試所隸士之文藝而差其等其

行能頑鈍不齒于鄉里者博士得請于學使而擯於澤宮之外每三歲學使復兩試士藝之高下既畢乃合一國之士而又試之於鄉其與是選者博士列其姓氏呈牒於縣縣覆覈博士牒訖遂命日者蠲期至期博士丞若尉咸集縣乃進諸士于庭揖讓進退自初筵以至終宴各有節度無敢或譁禮既畢諸士告退縣率博士及丞若尉又爲賓禮而送之郭外昭王制也邑西有文昌閣者蓋賓興祖道所也或有告余曰子大夫服官茲土庠序無棄材士咸知廉恥羞于請幸甚然兩比於鄉僅曲沃縣志

卷之五

藝文

七

其言以告邑之同心者且以勗多士而翊文運也云爾
修鄴侯祠序

漢司馬遷作史記世家蕭相國第一平陽侯次之二人
俱以沛椽起家及佐漢祖入關功冠羣臣後世稱漢相
者必曰蕭曹蕭曹云曲沃治之西偏有鄴侯祠官斯土
者歲率往展謁牲肥酒香尊爵靜潔旣虔且敬例以爲
常予視事之後二日吏以故事白乃具服一再拜而還
畢爰進諸掾而告之曰若知祠之所建乎若在周禮所
謂庶人在官也及秦曰刀筆唐宋而下曰掾吏職在抱

曲沃縣志

卷之七

藝文

七

案牘主文書其賢者文而無害其不肖者率以刻深爲
事或增減官文書故出入人罪官漫不省事往往視掾
吏言爲進止以故大吏甫下車必廉若所爲擇其尤者
中以危法沃故醇樸習吏事者魯鈍奉法然黠者恒爲
利誘不悛官治之惟謹嗚呼亦有以斯祠之建爲若輩
言者乎若在官固未有竒節習掾事能如鄴侯子若孫
殆未可量矣若等勉諸諸掾吏唯唯而退其明年以修
祠請遂書其言以示之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明 蘓伯衡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隣諸侯以敝邑之爲盟主也朝以修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爲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爲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體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璋有庭實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

曲沃縣志

卷之三

藝文

三

廢之盟主將率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典禮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則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會執事執其壤奠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况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思禮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

加而寡君弗止焉實甸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甸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以爲敝邑賴之而重之以賸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樂卻晉原狐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於今不替則敝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賸有自來矣民猶弗之賸而况諸侯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賸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賸之又

誰賸哉或者君其竒慝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強爲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藉以爲口實乎夫主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嗇亦敝邑之所嘉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隣怒隣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贄幣相

周旋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腆也不猶愈於
不享乎執事其圖之

沃史列女傳春秋時三人一伯宗婦一叔向母其一則弓工妻也戰國有曲沃負是皆見於傳見於國策其事不誣今曲沃縣東有羊舌村或云卽叔姬埋羊舌地然州郡誌各載遺羊舌事同不同未可知也於元有隴西郡夫人文氏自明訖國朝三百餘年列女姓氏可考者四十餘人予續修邑誌訪諸故老又得若干人此皆婦女賢而有士行者卽所稱靡筭晝荻何多讓焉然竊怪漢有天下四百年唐三百餘年宋南渡以前百五十

曲沃縣志

卷之三 藝文

六

餘年金亦百餘年當時婦女無一見于誌乘今兩漢書新舊唐書宋遼金三史具在可考而知也西晉而降周隋以前推其得國亦三百餘年歐陽文忠作五代史一行傳叙於負材能修節義泯滅無聞者三太息焉而歸之亂世崩離文字殘缺沃之婦女以節著以烈完吾意必更有其人焉或困于貧賤或阨于亂離無所表見豈非不幸也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誌中所載更數千年而湮沒無聞存什一于千百又未可知也修誌竟因治之西偏建節烈祠自伯宗婦而下康熙四十四年

止守節成節信而有徵者備列生平合祀於祠一以明
貞一以傳諸久遠云